

霾

——我错了？

和牧声◎著

霾，从比较陌生的客人，到稀客，到常客……

今天，我们都认得霾了，都躲不开霾了。

霾的由来到底与天气有什么联系？

霾的出现与雾霾天气有什么关系？

换一换，雾霾天气与霾有什么关系？



气象出版社

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

霾

——我错了？

和牧声◎著



气象出版社
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霾:我错了? /和牧声著. —北京:气象出版社,2014.7

ISBN 978-7-5029-5968-5

I. ①霾… II. ①和… III. ①空气污染-污染防治-

普及读物. IV. ①X5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8626号



霾——我错了?

MAI——WO CUO LE?

出版发行:气象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46号 邮政编码:100081

总编室:010-68407112

发行部:010-68409198

网 址:<http://www.cmp.cma.gov.cn>

E-mail: qxcbs@cma.gov.cn

责任编辑:杨辉 胡育峰

终审:章澄昌

封面设计:符赋

责任技编:吴庭芳

印 刷: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89 mm×1194 mm 1/32

印 张:5

字 数:90千字

版 次:2014年8月第1版

印 次: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18.00元

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、漏印以及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序

霍，又，不请，自来了。既然来了，咱们都客气点儿，行不？我端杯花茶——老北京的花茶，给您。您，客厅坐会儿。坐会儿就走，成不？

不！不成。

天上地下，灶台、厕所，哪能造，造哪。不搅和到昏天黑地，怎叫霍！

都说朋友有两种：

第一种，我认为你是朋友（但是你并不这么认为）；

第二种，你认为我是朋友（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）。

当然，主客体都高度默契，最好。

我观察很久了，霍，在“朋友”概念上，很缺智商，很缺自知之明。

我们恐怕都没有把它当作朋友的意愿。但，它认为：它，是我们的——朋友。

这点，很麻烦。

关于霍的麻烦，我们一点点解：

自从有了霾，北京人对风的感情，又深厚了一层。在内心，早就把风当作朋友的北京人，不该在少数。像当年农民朋友大旱盼甘霖。风来了，那雀跃，那奔走相告，像，节日，来了。

庆祝！庆祝！

看来，不是只有名牌包，叫奢侈品。风，还有雨，都是奢侈品。只要你求了，你跪了，你老想得到，老是得不到的那个姗姗来迟，都叫：奢侈。和幸福，有点儿像。

风一来，斯文的城里人只差大喊一声：谢谢了！此时此刻，风，不是风；风，是，恩人！像甘霖，都是，恩人。

北京的人把风看作朋友，盼风，谢谢风——成风“疯”，正常。

把霾看作朋友？

反常。

没有人，会把霾，看作朋友。

那么，到底，什么，是朋友？

一定是：相好过、相帮过、相默契过。从这个意义上，霾一直坚守“朋友”的底线。它认为：它还是我们的——朋友。

真没辙。

今天，我们就大度些，就顺着霾的思路想想，看看：霾，有没有道理？

风，来了；风，又走了。

风本身,其实很多时候,并不足够美。你要看它以什么样的能量出现,还要看它出现的前后,都是谁,做它的邻居。准确地说:在与霾的邻居关系上,风之后,很美。

风,扫了霾,带来了久违的阳光、蓝天,使我们重享视线的澄澈、呼吸的澄澈……

风也许还不知道呢:它终于带来了我们生命中的基本动作——深深地呼吸。这个基本动作,霾在的时候,我们怎么,也做不好。连浅浅的呼吸,还常觉得堵得慌呢。

风,也许还有所不知:因为生命的基本动作完成得到位,我们终于有了笑脸——真正的笑脸。做给我们自己看,不是做给别人看的、因为生命笑、灵魂笑而呈现在脸上的——笑脸。

风,够朋友,谢谢! 谢谢。

因为霾带来的我们心上的霾、体上的霾、脸上的霾,被风的一个动作,就全,扫了。

你怎么这么神呢? 风。

人们对风评价这么高,霾,知道不? 如果知道,霾,伤心不?

只有朋友,才有伤心。

霾还是固执,它一直认为:它是大家伙的朋友——它到底哪儿,够朋友?

朋友有丑俊,霾,不俊;

朋友要相帮，互相搭台唱戏。霍，显然是拆台毁戏。

请都请不走，扫都扫不除的霍，您，哪儿够——朋友？

此时此刻，霍，终于不像它长期潜伏的时候，那么地，能耐住性子了，霍，要说话：

作为朋友，你们也许和我不够默契，你们也许和我不够相好，但，那是你们的不够宽宏大量，不是我的错误。

用朋友的概念衡量，有两点，我足够了：

第一点：提醒

第二点：引领

？

提醒和引领，算不算“相帮”？

· 我的出现——上天发出的卫星。说明：有一种不利于你们生存的物质能量，开始饱和。我提醒你们，快快行动起来，消灭我。现在，也许还不算迟。

· 我已经发现了：你们对风，很热爱。我曾经，很伤心。但，我不忌妒。物质存在，都有物质存在的局限，我也清楚地懂得，人类的局限。对谁，都不要要求太高，关键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儿，就行了。你们看我，处处招你们烦，这，没办法，是我的局限。但是我敢说，我是你们的引路人——幸福的，引路人！

各位别瞪那么大眼睛瞅我！真的，我真是你们，幸福的，引路人。

幸福是什么？

这样尊贵的主题从我嘴里说出，又招各位烦了，没办法，各位就忍忍吧。

我一直认为幸福是饥渴的衍生品：

因为有了我，你们求风；

因为有了旱，你们求雨；

因为有了饥，你们求食。

风、雨、食物，都比我、旱、饥饿，更受你们人类的欢迎。你们容易视前者为朋友，不大容易视后者为朋友。因为，前者，能，给你们提供一步到位的幸福感。而后者，不一样了，后者提供的是：二步到位的幸福感。

在你们人类的体验里，解决了一步到位，你们不会深刻地想想：这一步，是怎么到位的？

如果不认识我，你们只认识风，风，会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幸福感吗？

如果不认识旱，不认识渴，只认识水，水，会带给你们，那么大的幸福感吗？

如果不认识饥饿，只认识食物，食物，会带给你们，那么大的幸福感吗？

.....

所以说：我、旱、饥饿，都是你们幸福的间接引路人。我们这类物质存在，都有一种巨大的能量，就是：激发你们人类的饥渴！只不过，点位不同。但整体效果相同——生命

的饥渴！

渴——才是幸福的本质源泉；

少——才能带来奢侈的幸福感。

所以各位不要天天张口闭口总说幸福。那实在是自欺欺人！

我的话，讲完了。不知道，从“提醒”和“引领”的意义上，各位，是否能认我，做朋友？

幸福——多么庄严的主题！怎么让我，一不小心，碰上了？说明：我、旱、渴、饥饿，都是本质上离幸福并不太远的物质存在。对我们这个离幸福并不远的群体，别上来就一棒子打死，那样，对你们不利。

幸福之源泉——渴 } 多么多么有趣的悖论主题！

渴，怎么成了“源泉”？

幸福之奢侈——少 } 少，怎么成了“奢侈”？

希望我这个脏身子和丑模样，别亵慢了“幸福”——你们人类最热爱的——物质！

再见。

.....

人欲与天欲，终于在“霾”这里——相逢。

看上去，叫霾；看不见的那部分，叫人与天的——硝烟。

天，终于，又被风吹蓝了！

天蓝，算什么！我小时候红墙绿柳的北京，天蓝，可是常数啊！

如今，天蓝，是福了；天蓝，是奢侈了。

霾出现，一个郑重事实出现：今日我们的生活，有形的物质奢侈品质，似乎，有了；无形的生活基本要素品质，稀缺了。

从蓝天、阳光、星空、清澈的水、清新的空气，到信任、纯情、纯净、道德……

有一种能量，强烈地在辗碎一种能量。很多所谓的奢侈与喧闹，并没有满足人们生命深处的“渴”。

霾的出现，另一种形式的饥渴。这是天的提醒。

霾的意象，远大于它自身：它提示我们，是该慢下来，想想什么了。

一定，是哪儿，出问题了。

品霾，品到深处，或许能品出：深处的——我们自己？

目 录

序

001 一、昨天：美丽的北京

· 回忆

017 二、今天：美丽的北京？

· 把脉

075 三、明天：美丽的北京！

· 反省

一、昨天：美丽的北京

· 回忆



大家都在议论：怎么才能铲除霾？我说：看看昨日北京吧。

昨日北京，没霾。

把昨日北京研究透，霾，会消失在澄澈里。

昨日北京，我爱恋的——北京！

纯粹的北京土著。

打着这个招牌，有两点原因：

第一点，从土著角度，对土著家乡的“霾”生成，应该有点“土著级”的——发言权；

第二点，放在本书结尾吧。行不行？我看行。

我是谁？

我是谁不重要，我是北京土著，在本书，重要。

各位都熟悉的影视明星葛优，估摸我们是一个年龄档。区别只在：人家姓男，我一不小心，姓女。

和北京耳鬓厮磨了这么多年，熬成了我们，都敢厚脸皮称自己为土著的年纪！

北京！

今天，它已是超饱和的 2000 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了。

昨天？

北京的昨天，俺只写生三个画面：

只要“北京”这两个字出现，这三个画面，就出现：

• 第一幅画：

我四五岁那会儿：

秋天的夜（天黑了，该叫夜？四五岁的女孩，没有夜与傍晚的区分），带着弟弟，等待父母下班。父亲回来了，母亲没出现。他俩一单位，经常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。问：“妈妈怎么没回来？”答：“你妈被狼叼了。”以诙谐著称于家里家外的父亲没料到这句玩笑话诙谐大了。我拉开门，还光着脚，趿拉着拖鞋，就要往外走。父亲一把拽住我，拿糖哄。我劲儿挺大，糖和父亲都没把我拽住。就这么，消失在我自己都不认识的北京秋夜中。

事后父亲说他以为我转转，能回来。父亲又要看弟弟，又要做饭，没工夫继续出来追。

光着脚丫子、趿拉着拖鞋的，北京秋夜，四五岁的，北京前土著。

“狼，和妈妈”，我扑向黑夜的——动力。

上哪儿去？

不知道。

只知道当时的家，在北京长安街西端的军事博物馆附近（现在北京地铁1号线军事博物馆站）。

还知道，一出门没走多远，就是四五岁女孩眼中的参天大树。马路上几乎不见人，更不见车。只见大树，只见星空。应该也见到直逼心肺的新鲜空气了？但，四五岁的女孩，哪懂什么叫——澄澈！

一路走着：

- 心里离不开的，是狼和妈妈；
- 眼中离不开的，是大树和星空；
- 肺离不开的，是清冽甘甜的澄澈……

走了多远，不重要。走了多远都走不出大树、星空和甘甜，很重要。

这，就是当时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附近。

迎面，影影绰绰，见了人：两位。近了，一男一女。现在想想，该叫叔叔、阿姨的，但是当时没，当时心里只有狼和妈妈，有眼，也是无珠。与其说，我瞧见了人家；不如说，人家看见了我。

阿姨蹲下身来，牵着我的手，问：“上哪里去？找谁？家在哪……”一系列的，遇到了善意者的提问。

家——

肯定不知道在哪儿。

找谁？找妈妈。

来——去？全是问号！光脚丫、趿拉着拖鞋的四五岁的女孩！

阿姨、叔叔牵着我的手，只听他俩说：“这孩子，穿得太少了。”我也低头又看了看光着的脚丫子和趿拉着的拖鞋。

“跟我们回去！”阿姨、叔叔心里显然没有问号，肯定地要求我。

就这么，被他们牵着手。我的冰凉的小手，被二位热乎乎的大手，牵着。走在黑漆漆的夜——北京的夜里。

巧的是：在返回的路上，撞见了妈妈！

妈妈一把抱起我，嘴里只一句话：“这孩子，怎么会这么大的胆儿！这孩子……”

我清楚地记得：阿姨、叔叔，都戴着眼镜。年轻知识分子的那种。以至于我长大，一见着模样气质类似于叔叔阿姨的人就能呆望很久。总在想：会不会是他们？心里总涌出挡不住的暖意。

四五岁，秋夜。北京的我。

没直接找到妈妈，却直接找到了——夜北京的大树、星空、澄澈，还直接找到了温暖的——陌生人的手。

今天，我常想：今天的孩子，也和我当时一样，走那条，今天，还在的路，会，看见什么？闻到什么？一不小心，像我当年一样，碰到陌生人，孩子们敢，牵他们的手吗？如果孩子